



百里送猪尾

□ 王岳阳

中国古代有个“百里负米”的故事，被列入二十四孝。讲的是有个叫子路的孝子，自己每天吃糠咽菜，却时常去离家百里之外的地方买米，背回家中给父母吃。

我今天要讲的是“百里送猪尾”的故事。

1957年，博山的一个小山村里，一个刚满14岁的半大孩子，跟着本村的一伙大人去离家近百里的外地修水渠。那时大家都没有工钱，吃大锅饭，出义工。这个孩子还有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小伙伴，白天一起干活，晚上就挤在一个被窝里睡大通铺。几乎每天半夜，这孩子都会被小伙伴的尿泡醒，白天劳动了一天实在太累，迷迷糊糊地稍微挪动一下，又睡过去了。而人挤人的通铺上，本来连翻身都很难，那条左腿就只好任其泡在小伙伴的尿里，不知不觉落下了病根。

有一天下午大家收工回来，听说房东把刚刚病死的猪做成了熟食，正在贱卖。那年月除了过年，平时的菜里基本上见不着荤腥，所以大家也不管猪死于啥病了，都想先买点肉来解解馋。

这孩子也去了，他主要是好奇，想看看煮好了的大块大块的猪肉是什么样子。

一会儿工夫，那些香气扑鼻的猪肉已经卖得所剩无几。

这孩子深深地吸了几口空气中弥漫着的肉香，转身正要离开，却被房东叫住了。“娃娃，猪尾买不买？最便宜了，才一毛五分钱。”

这孩子倒是有五毛钱，是

父亲在送他出门时给的。两个来月了，藏在最里面的兜里，一分也没动过。

这孩子往前挪动了一下身体，探头看着盆里的猪尾，那上面泛着一层诱人的油光。

“买了吧，小孩吃了猪尾不流哈喇子。”旁边有人开玩笑地说。听他这么说，这孩子才感觉到嘴里已经溢满了口水，一张嘴就会流出来。

接下来的这一宿，这孩子醒了好几次。枕头旁边放着那条买来的猪尾，他把鼻子凑到上面，透过一块褪了色的蓝布和两层旧报纸，依然闻到猪肉的香味。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做主花了那么大一笔钱。

第二天大家和往常一样，七点钟起床吃饭，八点集合去工地干活。这孩子走在人群的最后，脚步越来越慢，趁着别人不注意，一闪身拐到了旁边的小路上。这是他初来时曾经走过的路，细长弯曲，从山腰通到山底。曾经听人说过，顺着山根一路往南走，待看到那座废弃了的破庙后再向右拐，然后继续一路往西，就能回到自己的家。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已经走了大半天，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却还看不到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这孩子坐到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喘口气，从怀里掏出早饭时故意省下的一个窝头，然后是那个包着猪尾的蓝布包。他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仍然透着猪肉的香气。三下五除二，窝头被消灭了，没有水，沿路都是荒草野坡，当然也没有人家可以讨得水喝，又不知前面的路还有多远，看看日

影偏西，一刻也不敢停留，忍着干渴，快步前行。

直到傍晚时分，这孩子终于浑身汗津津地到了家。那是一间孤零零的土坯房，建在离村庄二里来地的石桥旁，没有院子，门一开就直接站在马路上了。

父亲打开门，看到大冬天里头上冒着热气的儿子突然回来了，着实吓了一跳。儿子进屋先喝了一大碗水，才边说话边把怀里的蓝布包掏出来放到了桌子上。

那天晚上，虽然离过年还有个把月，父子俩却提前吃到了久违的猪肉。平日不喝酒的父亲，破例去村里买了二两地瓜酒，自己喝了一半，然后用手蘸着余下的一半，轻轻地为儿子按摩累坏了的腿脚。他摸到儿子左腿肚子上有个小硬块，问疼不疼，没有听到回话，这才注意到儿子已经香甜地睡着了。

第三天，当这孩子回到队上时，队长正在为弄丢了人急得团团转，他虎着脸问孩子为什么不辞而别，这孩子怯生生地说，本来想请个假，又担心领导万一不批准，父亲就吃不到猪肉了。这位人高马大的退伍军人听完此话，脸色变得温和，他弯下腰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柔声说道：“以后有啥事先说一声，免得大家担心。”

半年以后，工地上换防，大个子队长带领大家来到另一个村继续修水渠。他注意到这孩子走路一瘸一拐，询问后方知孩子的左腿肚子上长了个核桃大的瘤子。当时的条件差，偏远地区的农村附近

没有医院，队长四处打听，终于从别村请来了一位很有声望的老中医。

老中医将孩子腿部紫黑色的脓血挤出，又仔细地处理干净表面的腐肉，最后敷上一贴祖传的膏药。过了七天，老中医为其揭掉膏药，挤尽伤口里面的脓血后，现出一个小指头粗的深洞，老中医把棉球捻成条，沾满药粉放进那个洞里，外面敷上另一种膏药。这样治疗了三次后，其病患处渐渐长出了新肉，肿痛全消，已经基本上行动自如了。

改天队长领着孩子提了礼物代表家长前去致谢，老中医说什么也不收。他说自从那天闲聊时听队长讲了这孩子孝敬父亲的事，就决心一定要尽力治好孩子的那条腿。“古有孝子百里负米，今有孝子百里送猪尾，难得、难得。”老中医感叹道，“百善孝为先，遵行孝道的人，小可远离祸患，大可招来后福啊。”

这孩子长大后从教、结婚、并育有一女一儿。儿子就是

我。我的父亲王毓福，本名横山三郎，出生于日本奈良县，后随父母来到中国。三岁时，双亲相继离世成为孤儿，幸得王希顺收养。从此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后来又一起回到了山东老家……1985年，我的爷爷王希顺辞世。

如今，我和父亲生活在日本大阪，父亲走起路来依然健步如飞，不知是不是得益于年少时的长途跋涉……

东风度(外一首)

□ 卞奎

我歌诗的眸子
穿越重重山岗
辉映季节的
舞步

我捕捉到
碧草悠悠摇头摆尾
我捕捉到
树叶哗哗作响
尽情欢唱

或许东风中
还捎带着
枚枚彩片

我想 那是
飞翔中
纸鸢的邀约

撒向大地的繁花呀
融入了我的诗章

我的歌声
穿过树林
向你轻轻飘去

大风歌

大风起兮
声浩荡
千山万壑
齐高唱

这时节的大风
身披绿色的军装
迈着
正步的架势
震撼着大地
旋起了碧浪

是那种
让人一听
便心血沸腾的
慷慨旋律
是壮士的壮美之音

男高音
男中音
男低音
混声而歌
唱绿了山
唱绿了水
唱绿了心扉

这风声
送来了玫瑰花开
这风声
催开了
国色天香
我们谐声歌韵
迎接这场
音乐会

不仅仅来听
还要兴高采烈
加入其中

我们
都是季节
且喜且乐的儿女
我们都要
加入其中
美其声色

我们听从
大风的指挥
我们要将
生命之合唱
推向
一次又一次
欢乐的高潮



也傍槐阴

□ 孙万章

楼下有棵大槐树，高至三楼阳台，两度围包难以合拢，每年春天都会开满圣洁的槐花。花苞从枝丫上钻出，到盛开，再到凋谢，每一个环节我都能仔细观察到，似乎掌握了槐花整个生命过程。

突然有一天，爱人对我说，楼前的槐树又开花了。我久久地望着树叶间窜出来的星星点点，思绪不知不觉又回到那过去的日子。

在老家门前，也有一棵两度多粗的大槐树，和楼前这棵极像，是大堂兄家的。

大槐树紧挨着堂兄家的房子，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笔直的树干与房檐齐平。每到五月，

春风刮出嫩黄的绿叶，再过几日，槐花骨朵一粒一粒点缀在树上。艳丽的阳光照着害羞的槐花一夜疯长，白色的花朵就像颗颗钻石缀满枝头。淡淡的香气飘满整个村庄。村里的人们一穗一穗把槐花撸下来，制成各种各样的美食。

我最爱吃的当数槐花饼了。娘把洗干净的槐花加上面、鸡蛋、韭菜，和到一起，然后在炒锅里倒上油，把和好的馅子薄薄地摊在锅底。熟练地翻几次面后，可口的槐花饼就出锅了。在我们兄弟三人的抢夺下，槐花饼一会儿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村西有一条小河，村里人称它“西沟”，实际上西沟是鲁

中地区有名的河流乌河的发源地。每逢雨季，村南群山上就会流下大量的雨水，西沟就会日夜不停地唱着动人的歌谣。在西沟两岸，沟底到处是槐树，每到槐花开放的季节，西沟里的槐花竞相开放，一簇簇、一串串缀满枝头。

近看，西沟被花笼罩，宛如花的海洋；远看，弯弯曲曲的西沟变成了白色的花带，此时不见西沟，只有花了。

每到这个季节，河边总会招来一些放蜂的人。蜜蜂采集着甜甜的槐花蜜。置身于阴凉的槐树下，只听见嗡嗡作响的蜜蜂声，不见一只蜜蜂。当你仔细翻看低处的槐花，才会零星地发现几只蜜蜂在不停地亲吻花蕊，又似寻找什么。

蜂箱是最神秘的东西了。我怀着好奇心慢慢靠近蜂箱，密密麻麻的小蜜蜂聚集在蜂箱上，不停地打围，好几只蜜蜂卷成一团，倏尔各自远飞。

父亲买来一瓶槐花蜜，让我垂涎三尺。父亲说，春天火气大，喝点槐花蜜水可以降火。喝着甜甜的蜂蜜，怎么也想象不出，小小的蜜蜂是怎么酿造出这绝美的蜂蜜的。父亲说，枣花蜜比槐花蜜更甜，其实我是独爱这槐花蜜的，它清香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

当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会偷偷拿出槐花蜜瓶，经不住蜂

蜜的诱惑，偷偷舀出一勺抹到馒头头上，美滋滋地吃个不停。有时甜甜的蜂蜜齁得我一阵咳嗽。父亲回来看见蜂蜜少了许多，就会挨个问，我是死不承认的，娘只是在一旁抿着嘴笑。

家里的兔子爱吃槐叶。当我们吃着清香的槐花馅食饼，兔子仿佛也闻到了槐香，不停地抓拍着铁网门。我经不住兔子的可怜相，拿了长杆到门前去够最嫩的槐叶。绑上钩子不顶用，我只好返回家中将杆子上的钩子换成镰刀，这下我看槐叶还敢不乖乖下来。

可是事与愿违，我把高高的镰刀伸向树枝，树枝顽强抵抗，我只能用力一拽，突然感觉轻了许多，我无意识地抬头张望，就在这时，镰刀掉了下来，根本来不及躲闪，可恶的镰刀不偏不倚正好落到我的眉心上边的额头上。瞬间凉凉的东西顺着额头淌了下来，我顺手摸了一把，手上沾满了鲜红的血迹。

那天父亲正好在家，抱着我就往村卫生室跑。我的额头被缝了6针，2厘米长的伤疤永远印在了额头上，与包公头上的月牙儿有几分相似。其实镰刀还是手下留情了，否则我真的要倒大霉了。

妻子的一声呼叫，让我的思绪从旧时光中折返。真想再吃一口母亲烙的槐花饼，尝尝父亲买回来的纯正的槐花蜜……